

幻想者之歌

我愿意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人
我愿意做一场醒了就碎掉的梦
我愿意撒一把被鸟啄走的种子
我愿意画一颗只找得家的星星
我愿意撑一身竹篮子出去打水
我愿意写一封没有收件人的信
我愿意读一首起头就想哭的诗
我就是不死心的贼
生命难道只是向现实世界上供
我就是偷点心思逃跑
给幻想, 只给幻想
每一次幻想都闪着, 自由鳞光
在天空之下游来游去, 像一条
江河不败的小鱼



(作者 贾柯 体育新闻与传播系中文教研室)

有一种生活, 在湖的那边

经验

“太阳亘久晨升夕落, 放弃我们的偏见, 永不必会太迟。”
“我们几乎可以质疑, 即便是最为聪慧的人, 活了一生一世, 又领悟了多少生活的绝对价值呢?”
“我希望世上的人, 生活越千姿百态越好。但我更愿每一个人都能慎重寻找并坚持他独有的生活方式, 而不要去采纳他父亲的, 或是他母亲的, 或他邻居的生活方式!”

梭罗, 当年曾像一个人, 在自己的时代独行。

读完哈佛大学后, 梭罗没有投入任何传统意义上的事业, 他提出, 人的诗意在于简约地生活。他这么说, 也这么做, 1845年至1847年, 独居瓦尔登湖畔, 自己以斧伐木, 渔猎, 耕种, 思考, 阅读, 写作, 完成了《瓦尔登湖》。

经验, 这个被人反复思索、论证的话题, 在梭罗这里, 被坦率地颠覆了。梭罗从生活方式的角度, 直言, 每个人只能活一生一世, 老年人的阅历未必可恃。

梭罗特别愿意年轻的大学学生能成为自己的倾听者, 他感叹大学教育, 未能让学生学到生活的常识。在书中, 他也举过一些生活的常例, 自己去订做一件衣服, 被裁缝嘲笑, 这不是今年的时尚, 他们都不穿这个。好有意味的“他们”。

“他们”是谁? 谁是“他们”? 这个世界, 往往就是有无数的“他们”构成。有时候, “他们”是一个社会的主流群体, 有时候, “他们”是一个人的亲朋好友。相关与不相关, “他们”, 构成了一种统一的经验, 有时候, 让一个异于常人的体验状态, 如缝中的草, 无处存身。

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 我吃的盐, 比你走的路多。这句话, 用比喻的方式来证明“经验”强大的力量。常常, 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常态思维、习惯性、价值观念, 种种, 会浓缩为千年不变的——经验。让一代一代人, 自出生开始, 就不得不将自己倒进巨大的融炉, 等到有一天, 倒出来已经像一个个出土的兵马俑, 除了脸, 连全身的灰都要一摸一样。这是多么悲哀啊!

在他者厚重的层层经验面前, 个人的生命体验, 显得那么无力, 孱弱, 渺小, 如风中的芦苇。可是, 想一想啊, 每一个转折的十字路口, 每一道艰难的沉重门槛, 一个人的前面, 都会有某种——经验, 代表着真理的正确方向, 以粉碎人的方式, 来作人生的导航, 只有少数将个人意念一路保守的人, 可以从经验的迷雾中逃脱, 还原本来的自己。

在生命体验的面前, 一切经验, 只是一本提供参考的工具书, 可以从书架上取下来, 也可以从书架上回去。所有他者的经验, 对一个人而言, 都不可替代哪怕只是轻风拂面时, 那一刻肤发的



触觉与感受。
一个人走过的经历, 弯的也好, 直的也好, 都只是为了一路发现, 发现自己, 发现世界。而且, 人生的每一次, 最终会变成昨天的经验, 而每一个明天, 给予自己的, 将是全新的体验。

最为重要的是, 每一个生命, 都是世上独有的, 唯一的, 而且不可复制。因此, 有什么理由, 用他人的经验, 来遮盖自己的体温呢?

时间

梭罗, 当年曾像一个人, 在自己的时代独行。

“我仅靠自己双手的劳作, 已度过活5年多了。”
“……一年之内, 仅需工作6周, 就足以应对全年的生活支出了。”

“整个冬季和大部分夏天, 我可以自由而平静地读书。”
这几句, 实在说不上有何文采, 但读到这里, 怦然心动。因为, 推开一道柴门, 却不想, 进到了桃花源。

想一想, 一个人, 一辈子都离不开的栖身之处, 无非两样, 时间与空间。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 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想想, 这话是多么让人绝望。一个人, 从出生的那一刻, 爱惜也好, 挥霍也好, 时间, 就那么静静地, 无情地在一分一秒中, 无休无止地与人作着持续地: 告别。如果说, 世间有一样事物, 让所有的人都得敬畏, 都得丧胆, 除了时间, 我想不出其它它还能有什么。

谁能清楚明白, 自己一生, 可以拥有多少时间?

若是, 一个人, 经历过不属于自己的时间, 经历过生命在时间的消失, 一定会懂得, 手里的时间, 甚至比身旁的空间更为宝贵。有时候, 也许只需一个无人注视的角落, 我们便可以笑出声, 哭出眼泪。而在时间里, 往往, 我们活得惶惶与狼狽, 有时候, 甚至遗憾, 自己有多少地错过与失去, 一切都已来不及。

有一段时间, 完全陷入对时间无法克制的绝望, 读到八个字: 把花赏遍, 把爱写完。这句话从天而降, 一下子将灰暗的心照明, 顿悟时间不只是一分一秒地告别, 以爱, 书写人生, 坦然地将一切放下, 在失去中超越。那样, 一个人, 可以在告别之前的任何一个时刻, 黄昏以后, 花谢之前, 告诉自己和所爱的人: 我来过了, 该留下的, 都在那里。

读到梭罗的时间, 他平和地告诉世人, 一个人, 如果他真的洞悉了生命的意义, 他可以让自己有足够的耐心, 安静地阅读。这是多么让人喜悦的一件事啊。

正如, 古希腊哲人第欧根尼对他面前的亚历山大帝大声说: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仿佛, 听见扛着斧头, 走向小木屋的梭罗, 对他所处的呼啸的时代, 大声说: 不要拿走我的时间。

读到梭罗农人般地一一数算, 他几个指头就可以全部清点的生活, 一岁多都扫荡门外, 活得真干净啊。

想一想, 大部分时间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经历了数年困生的时间, 才知道, 像梭罗一样, 可以大部分时间, 一边劳作, 一边生活, 披戴富饶的时间, 就是自带一身风华的冠冕。

如果, 我的面前是一片麦田, 最大的储藏, 就是一直想要的, 像梭罗一样的冬天与夏天。

阅读

“如果说口语是我们的母语, 书面语则是我们的母语, 它谨慎而精确的含义表达, 并非听觉所能感知, 我们必定要再次降生人世, 从头学起。”

“但是对作家而言, ……他是在对人类的智慧与心灵献辞, 与岁月长河中能够读懂他们的所有人倾诉心语。”

“借助堆积而成的文艺经典的山峰, 我们最终有望登上天堂。”
梭罗陈述, 自己大部分的时间, 用于劳动与阅读。他没有说, 自己大部分时间在写作, 再度会心一笑。他还有一段对“文字”艺术的评语, 可以看出梭罗对文字的痴爱与迷恋, 因深有同感, 特意不引在这里, 还是心照不宣地收藏在书里, 与它悄悄地相会吧。

梭罗离开小木屋时, 从不关门, 他考虑到, 当那些山中迷路的人们来到他这里, 不仅可以避雨, 还可以捧起他桌上的书籍, 进行一场意想不到的阅读。他的案头, 放着久远而来的经典, 荷马, 埃斯库罗斯, 但丁, 莎士比亚……, 那些文字, 静静地在他的小木屋里, 散发着一道又一道光芒, 在梭罗孤独而充实的岁月里, 日夜相伴。

可见, 梭罗将阅读视作自己另一把斧头, 自己在一页一页静默的阅读中, 听到了亘古以来最动人的声音, 且, 他也与这些声音对话, 让自己的精神, 得以在星空之下立命安身, 将自己的声音传与风雨山林听。

为什么, 是文字的阅读, 而不是写作本身, 让梭罗沉迷? 这是个值得沉思的问题。

对于迷恋文字的人来说, 阅读, 真是一场风景无限的精神旅行, 真是人间一道最无计解除的毒。试想, 一个人一生, 能经历多少时间, 能走过多少地方, 人自身的经历, 与天地苍穹相比, 实在是渺小, 实在是有限。生之有限, 对于喜好阅读的人来说, 书籍, 可以成为一道通往古今的路口, 可以成为一位日夜倾心的知己。而且, 一个人只要愿意, 可以随时踏上阅读之旅, 与相投的书籍相遇。

走进一本书, 便像是跟着作者, 走进了另一个陌生的或熟悉的世界。那个世界里, 也许, 像镜子, 照见生活的自己; 也许, 像窗口, 望见别处的风景。但是, 沿途的发现, 思考, 对话, 总在悄然地丰富着自己, 滋养着自己。对于阅读, 书籍像米饭一样, 一页一页, 朴素地喂大精神上的自己。

写作不同, 相对于阅读, 写作需要更多的时间, 经历, 气力。在这里, 只能以已渡人, 思考的是梭罗, 底子却是自己。

应该坦诚地承认, 一个人要拥有以上三样, 实在不易。作为一个个体, 也许在写字的那一刻, 因一字一字, 从心灵起舞, 刹那间, 最能感到自我生命的纷飞与脉搏。然而, 与其他的日常相比, 人写字的时间, 经历, 气力, 往往太少。对此, 也完全可以安然, 活到现在, 懂

得了道隐日常, 生命中贴心贴肺的爱与被爱, 自然最为宝贵。

留给自己的时间, 大部分愿意留给阅读, 尤其漫步式的阅读, 在这样的心境中, 会遇见亚里士多德在林间漫步, 会遇见庄子在旧巷中逍遥, ……会遇见一切我想遇见的, 会转身, 背向一切我想避开的。

生活之外, 阅读之余, 实在是字想写, 又恰恰有时间可写, 那就写吧, 唤醒记忆, 也唤醒想象, 然后, 不害羞地将它拿出来, 默默地看着他人, 路过, 或回头。我微笑, 像一个孩子的母亲。

梭罗, 你是不是, 也这样?

期盼

“值得期盼的, 不仅仅是朝阳东升和夕阳西落, 如果可能, 还要涵盖整个大自然!”

“如此之多的秋日, 哦, 还有冬日, 我在镇外度过, 尽力去倾听风声, 听到了又将它向四面传达开去!”

“我只得自己转向, 比以往更加义无反顾地面向森林, 那儿的山水对我更青睐些。”

一个人, 之所以要——面向, 是因为, 这世上总有那么, 令自己想背身而去。梭罗, 在书的前面, 提到人生的“苦役”, 无所不在, 无论在生存的边缘上, 为口腹温饱, 或是在名利的光环中, 为更高欲望, 人, 都是那么地容易陷入泥潭, 让生命沦为一种 aes alienum (拉丁语: 他人的铜钱)。人生真是苦啊, 生命的光阴, 有多少时候, 都只能是在世上喘息着, 以匍匐姿态活着, 而非站立了, 走自己的路。

梭罗自封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监守员, 而害怕掉进前途似锦的“事业”。这个哈佛的毕业生, 怪么, 不可思议么? 若一个人, 经历过看似安稳却违背心意的生活, 会明白什么是人生的“苦役”, 什么是人生的“期盼”。

世上, 的确有这样一种人, 将精神的自由, 看作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星空。在世人以为安稳之地, 偏垦地, 让自己转弯, 背过身, 朝着另一个方向去, 他懂得, 那里也许孤独, 空气中与孤独同在的, 当然, 还有想要的自由。

梭罗期盼什么? 梭罗真的孤独么?

就像, 海上只有一座灯塔, 永远无法照亮前方, 在灯塔的对面, 必然还有一座灯塔, 与它遥遥相望。阅读梭罗时, 想起卢梭, 想起华兹华斯, 这样, 会感到安慰, 在孤独的存在中, 跨越时间与距离, 在前生与来世之间, 不用寻找, 总有同类与知己。

梭罗, 你并不孤独。
梭罗在他的时代, 内心充盈, 不向外求, 带着简单的工具独自上路: 刀子, 斧头, 锄头, 手推车, 灯具, 一些书籍, ……他的期盼, 从意念, 转到手里, 一段一段的木头, 搭建成自己栖身的小木屋。他在小木屋的思与写, 无意之间, 为后来随时会被现代文明碾碎的现代人, 点亮了期盼。

当现代工业文明从西欧兴起时, 当人们为火车的汽笛声欢呼, 为告别了手工业作坊庆幸, ……当人们在兴奋中遗忘了来处, 想想, 那些人文者, 就像被伐下的树木, 以他们在一个时代最无用的笔墨, 掏心掏肺地, 不合时宜地抒写——文明的败坏, 对自然的败坏, 对心灵的败坏。他们的声音, 注定在所处的时代, 会显得寥落, 因为, 所有看上去状似奔腾的时代, 都长着一张兴奋而虚浮的脸, 被速朽的泡沫, 遮住了耳, 蒙住了眼。

因此, 有的人, 有的书, 存在, 注定是为了隔世的怀念。

生而有憾, 也要好好前行

祈望。
“我只是祈望, 余生再无汹涌, 再无激流和大风。”
这句话慢慢沉在心底, 多日浮不出去。
总是受过磨难的人, 才会想前路只有平坦光明。
可余生会怎样? 谁知道。
已不相信明天一定就胜于今, 不过, 还是会向着明天去, 不然呢?
谁能死守此刻, 哪怕它无比灿烂, 或宁静。
是自己的命运, 好不好都接着, 不逃离。

面对。
刚读诗《一种艺术》, 写失去是可以把握的。
有女诗人的相片, 硬领衬衫, 神情冷峻, 透出来的理性与诗意相衬。
认同。失去是人经常遇到的, 人每天都在丢东西, 比如今天丢了昨天。
还感到失去本身容易, 而接受失去很难, 尤其人越爱会越怕失去。
躲不过了, 静静地守着, 面对自己会被失去覆盖成什么样子。

转换。
“悲痛无法兑换为任何其他通货; 没有任何通货可与个人的悲痛兑换。”苏珊·桑塔格说。
人遇到悲伤, 就承认悲伤, 不要为所谓的正能量去否定悲伤的存在。
否定悲伤如同否定死亡, 让人性失真。
不能强求走出悲伤的时刻表, 生拉硬扯的乐观, 是贴错的膏药。
一种生命状态到另一种生命状态, 停留转换。
自有时间。

经受。
任何看起来的平静, 背后都可能潜藏着动荡。
小船从河流这头到达那头, 完好无损, 中间需要很多环节相扣, 有外部条件, 也有内部条件。
没有一种安稳出自现实的必然律。
可以说, 小船在海上翻掉的概率要大于不翻。
事实上, 即使是一条如期到达的小船, 也可能经历过快要翻掉的时刻。
人也一样, 要经受动荡。

抱憾前行。
“抱憾前行”, 这晚听到最触心的四字。
人生总会有遗憾。
曾说, 人的经历不像拍电影, 可以有N次重拍, 咔嚓叫停, 再重来。
人生没有草稿, 所有时间一过, 不可修正, 不可回补, 遗憾就是这么来的。
重来就没有遗憾么?
没有这种遗憾, 还会有别的遗憾, 注定。
人不仅要接受失去, 还要接受遗憾, 才能好好前行。



难。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圣经》这句时常给我安慰。
昨晚, 被身旁的强烈忧虑感染。
后, 她说现状, 孩子尚幼自己辞职开不顺连着失眠, 够难的。
一下照见往事, 人历经的难处摊开来, 谁都是难的。
陪她在路灯下狠狠讨论一阵开, 挥别后转身各回住处。

接受。
发生一件事, 到对发生事实的接受, 也许要走很长时间。
之前, 会像抵大风刮的破门一样徒劳抵抗。
不接受常识, 不接受科学, 不接受一切在期望之外的结果, 只接受情感的幻想。
甚至, 幻想像气球被针刺破, 还是闭上眼不看。
越不接受, 心的气流越错乱。
接受, 终会降临。
某天, 拆掉篱笆, 心忽然开了。

全部。
必须独自面对自己的深渊。
无论深渊之旁, 是否还有肩膀在预备救场, 该担当的, 自己不能退场。
为什么人要有两只手?
上天早就知道, 某些时刻, 一只手会不够用。
跌坐深渊, 并不向谁求救, 一只手举起成堆的鲜花, 一只手擦去总往下掉的泪水。
也许这样走出来的速度缓慢, 不过够了。
两只手, 就是全部。

复苏。
只管去投入地做一些具体事, 即使还处在某个深渊, 某些冻僵的知觉总会一点点复苏。
哀颓本身很正常, 可人若因这情绪丧失种种欲念, 身心俱灰, 那才算无感的活物。
生, 不应当是这样的。
如果, 不再继续绽放官能和心灵, 何以对得起长哭的夜, 失去的痛, 和那些曾经触手为盟的喜悦。
活一天, 便要有那一口气。

